



净

慧

主编

《法音》文库

佛教人物古今谈

(下)

中国佛教协会出版





净慧 主编

《法音》文库

佛教人物古今谈

中国佛教协会出版

新平知覺

RW11/1267/07

目 录

(上)

论佛图澄及其社会政治实践

——兼及佛教在中国的政治适应性问题

王仲尧(1)

奇僧佛图澄

斯朋锡(17)

译经僧——求那跋陀罗

[日]野村隆昌博士 林子青译(20)

佛教中国化的先驱——释道安

——论释道安“因风易行”的弘法思想

罗义俊(31)

道安法师在佛典翻译上的贡献

苏晋仁(37)

法显与《历游天竺记传》

郭 鹏(48)

玄奘法师的翻译事业

张建木(58)

智顗大师对禅定医疗说的贡献

陈重晖(87)

善导大师与持名念佛

黄念祖(99)

玄奘与弥勒净土信仰

张文良(105)

憨山大师

林明珂(114)

禅宗六祖惠能与新兴国恩寺

赵俊华 赵士桓(117)

希迁禅教一致思想在近代的影响

真 禅(127)

庭前柏子翠色闲

张文良(136)

一轮明月映天心

——从谿和南泉

张文良(144)

汾阳善昭禅师及其禅法	温金玉(152)
道元和日本曹洞宗	何燕生(163)
隐元禅师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刘 健(175)
附:郑成功致隐元禅师信在日发现记	陈智超(188)
论金乔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真 禅(191)
星月篇	
——纪念鉴真逝世一千二百二十周年	张泽民(196)
阿底峡尊者与大译师仁钦桑布	妙音智(201)
喇钦与“卫藏十人”	
——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开端	妙音智(210)
黄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	旦曲坚赞 格桑热杰(216)
宗喀巴大师对藏传佛教文化的贡献	索 代(219)
卓弥译师与玛尔巴尊者	
——新译密乘时期的两大宗师	妙音智(225)
慧琳生平考略	严承钧(230)
敦煌慧远述评	杜斗城(237)
元代杰出地图学家清濬法师	羽离子(250)
汉月法藏论如来禅、祖师禅	张文良(257)
负超卓之才 怀奇传之气	
——记清初临济高僧弘储与槩庵	朱 哲(270)
永觉大师	林明珂(276)
论王维的佛教思想及其禅意诗	史双之(280)
从白居易诗中看他的居士生活	周 亮(293)
佛教对颜真卿书法的影响	黄 君(306)
苏东坡的佛教因缘	斯朋锡(310)
郑板桥与佛门因缘	蔡惠明(314)
王船山的佛学思想	石 舟(320)
雍正皇帝与《御选语录》	张文良(325)

藏族佛学大师弥胜·朗杰嘉措生平简介

波米·强巴洛卓	宋宗嵇(336)
画僧虚谷	姜玉珍(341)
爱国诗僧曼殊评传	郭 焰(348)
天台宗匠谛闲法师	郑立新(371)
自号“刻经僧”的妙空法师	郑立新(373)
八指头陀的爱国诗篇	梅 季(375)
怀常惺法师	
——为纪念常惺法师示寂五十周年而作	林子青(381)
净土宗第十三祖印光法师	郑立新(395)
至诚恭敬 修习净业	
——纪念印光大师圆寂五十周年	蔡惠明(397)
能观法师传略	朱师辙(402)
弘一大师对律学的贡献	济 群(406)
弘一法师在福建	高 叩(423)
从艺术家到高僧	
——缅怀弘一法师	丰华瞻(432)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弘一大师前生口述(435)
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	弘一大师(442)

(下)

班禅大师生平	(447)
深切怀念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大师	阿沛·阿旺晋美(452)
深切怀念十世班禅大师	洛桑赤耐(463)

爱国的佛学大师喜饶嘉措	(藏族)仁庆扎西(467)
官明活佛二三事	周立凡(474)
中兴华严的月霞法师	郑立新(477)
中兴栖霞寺的宗仰法师	郑立新(479)
一代名僧空也法师	郑立新(481)
太虚法师略传	游有维(483)
太虚大师在武汉的弘法活动及其新的佛教思想	何燕生(486)
太虚法师与武昌佛学院	吕有祥(510)
经律并重的慈舟法师	郑立新(525)
弘大乘于南亚的法舫法师	郑立新(527)
圆瑛法师生平略述	明 旻(529)
圆瑛法师示寂三十周年圆明讲堂重光呈偈志感	赵朴初(535)
学习圆瑛法师爱国爱教爱和平的精神	
——纪念圆瑛法师逝世三十周年	游有维(536)
虚云和尚行业记	净 慧(540)
佛教天台宗近世传人——倓虚法师	王占英(553)
华严海会颂拈花	
——纪念应慈法师圆寂三十周年	昌 明(557)
应慈法师传	游有维(562)
能海法师传	施智敏 傅敦石(567)
能海法师的两封遗札	(577)
持松法师传	游有维(579)
现代学问僧——尘空大师	周天裕(583)
法尊法师自述	
(为纪念法尊法师圆寂五周年而发)	(587)
法尊法师悼词	赵朴初(593)
忆法尊上师	同 杰(595)
巨赞法师传略	郑立新(603)

爱国爱教的典范

——纪念巨赞法师圆寂十二周年

郑立新(605)

澍培法师传记

刘春天(610)

明真法师传略

戒圆(615)

身非是我 一代宗师

——怀念明真亲教师

理克(623)

关于“南岳佛道教难协会”的回忆

明真口述 圆证笔记(633)

正果法师生平简述

赵朴初(636)

南岳之光

——纪念灵涛上人示寂40周年

理克(639)

现代翻译家——观空法师

吕铁钢(648)

南天眼目痛长暝

——缅怀法海上师

佛日(653)

悼念一代名尼通愿法师

温金玉 赵林恩(664)

律学泰斗

——追忆通愿老法师

德智(670)

通愿上人祥归安养周年纪念

邹仁德 许淑德(674)

有修有证的宏定尼师往生纪实

胡木培(677)

缅怀广洽老法师

林子青(679)

鞠躬尽瘁中兴东林

——追忆果一大和尚

唐江(687)

略论我国近代学者研究佛学的主要倾向和成就

苏渊雷(694)

实践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革命先驱

——孙中山1912年给“佛教会”的一封信

赵国忱(707)

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黄汉纲(709)

教宗天台,行在净土的龚自珍先生

郑立新(711)

林则徐与佛教

张一鸣(713)

谭嗣同《仁学》中的主要概念与佛教思想的关系 方允臧 译(720)

博学多识的梁启超先生	郑立新(730)
杨仁山对中国近代佛教的贡献	西 妙(732)
瞿秋白与佛学	罗 宁(738)
依仁游艺话吾师	
——纪念欧阳竟无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田光烈(742)
欧阳渐与《欧阳竟无先生内外学》	王雷泉(753)
夏丐尊与弘一大师的法情道义	
——纪念夏丐尊居士往生 45 周年	蔡惠明(763)
精研《瑜伽》的韩清净先生	郑立新(769)
徐悲鸿的佛教因缘	蔡惠明(771)
老舍与佛教的二三事	叶 德(774)
鲁迅与《百喻经》	翁志鹏(778)
王恩洋先生在佛学儒学上的卓越贡献	唐仲容(780)
黄炎培与佛教	陈铁生(784)
忆马湛翁先生	蔡吉堂(787)
康寄遥居士与佛化社	丽 岸(790)
杰出的佛教学者和教育家周叔迦先生	苏晋仁(798)
潘天寿与佛教	竺济法(806)
陈大齐对汉传因明的卓越贡献	
——《因明大疏蠡测》评价	郑伟宏(808)
悼念叶钧	郑立新(830)
吕澂先生在佛学研究上的贡献	李 安(833)
怀念虞愚先生	刘培育(842)
忆访黄念老	佛 日(846)

班禅大师生平

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俗名贡布慈丹。1938年2月3日（藏历十六绕回之土虎年正月初三日）生于青海省循化县温都乡一个藏族农民家庭，1989年1月28日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他的新宫德虔格桑普彰逝世，终年51岁。

第九世班禅逝世后，1941年班禅堪布会议厅按照宗教手续和宗教仪轨，派出由僧俗官员组成的转世灵童寻访团，选定当时3岁的贡布慈丹为第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1944年接往青海塔尔寺供养，并用班禅堪布会议厅扎萨喇嘛罗桑坚赞的名义，报告当时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请求批准。

1949年6月3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颁布命令，批准贡布慈丹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免于金瓶掣签。之后，按照宗教惯例，举行了剃度、受戒等仪式，取法名为洛桑赤列伦珠确吉坚赞，简称确吉坚赞。同年8月10日，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关吉玉为专使，在青海省塔尔寺主持了坐床典礼，并颁发汉、藏文合璧的“西藏班禅行辕承历世班禅的合法地位和职权，成为第十世班禅，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的信仰和崇敬。

1949年9月西宁解放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即派人同中国共产党联系。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愿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并提出“待命返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复电勉励，对他的爱国主义举动予以高度赞扬。

1950年，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派致敬团到北京，向中央

人民政府致敬，并向中央提出了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和十余项要求，盼望尽早解放西藏。

1951年4月，班禅大师亲自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主要官员到北京，表示竭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心，积极推动和支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事宜的谈判。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会议》正式签字，5月24日，他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全体官员向毛泽东主席致敬，祝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5月28日班禅堪布会议厅发表声明，热烈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表示“为了西藏民族的彻底解放和发展，为了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今后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领导，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正确执行全部协议，为西藏民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而奋斗。”5月30日他给达赖喇嘛发出祝贺电报，指出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西藏僧俗人民的伟大胜利，“班禅愿竭绵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班禅大师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全体官员于1951年12月从西宁启程返藏，毛泽东主席派当时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同志为代表专程去西宁送行。1952年4月28日，班禅大师及其一行到达拉萨，受到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等领导人和僧俗群众隆重热烈的欢迎。当天下午，班禅大师即赴布达拉宫，在日光殿与达赖喇嘛举行了历史性会见。6月23日返回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班禅大师回到西藏以后，始终不渝地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藏汉民族的团结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为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1954年9月，班禅大师同达赖喇嘛联袂来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他多

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每次会见中，他都表达了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祖国的富强和民族的进步出力的决心。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班禅大师任自治区筹委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同年11月，应印度政府邀请，与达赖喇嘛一道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并去印度各地朝拜和参观访问。在印度期间，他在各种场合都热情赞扬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强调要遵守《十七条协议》，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光明磊落的爱国立场。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了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公然撕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西藏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班禅大师高举爱国、团结、进步的旗帜，拥护中央关于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平息叛乱。同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任命班禅大师为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大师第二天立即致电毛主席、周总理，拥护国务院决定，并迅速从日喀则赶到拉萨主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此后，在他亲自主持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平叛和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等重大决议和决定。他提出的“宪法进寺庙”的正确主张，写进了有关寺庙民主改革的决议中。在西藏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实行民主改革，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伟大历史变革中，班禅大师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亲密共事，为西藏人民的翻身解放，为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积极的有益的贡献。1959年4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60年代中期，由于“左”的错误，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班禅大师遭受到残酷的迫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对祖国的热爱，从来没有动摇过。粉碎“四人帮”以后，班禅大师衷心拥护和

积极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80年重新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年8月，邓小平同志同他谈话时，称赞他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跟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更加关心祖国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关心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为维护祖国统一，发展藏族地区和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为巩固和发展国内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关系，他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和强烈的事业心，奋力工作，殚思竭虑，积极向中央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他满腔热情地支持和拥护中央为西藏工作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在近10年来，他多次去全国各地和藏族地区视察工作，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热情地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宣传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性。同时在各地总是倾听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向中央和有关省、自治区的政府反映，对改进工作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几年来，他几次率团，出国访问，在国内多次会见外宾。在这些活动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地向外国友人解释我国的各种政策和各方面工作，既讲成就，也讲不足和困难，同时又表明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心，博得了外国友人的高度赞扬和信任。

班禅大师十分关心藏族的发展和进步，关心对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他十分关心《民族区域自治法》在西藏的贯彻执行，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落实民族、宗教、统战和其它各项政策，重视和维护藏汉民族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他提议成立了“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并担任主任委员。他一贯强调从藏族的实际出发办好教育的问题和使用藏语文问题。为推动藏语文的学习和使用，他于1987年7月同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一起倡议，在西藏自治区人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学习、使用、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的决定。

班禅大师作为我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在佛教经典的研究上有较深造诣。1956年在访问印度期间，被授予婆罗奈斯佛教大学荣誉佛学博士学位。1958年在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辩经大法会上，考取“噶钦”学位。从1958年起，就在青海塔尔寺和扎什伦布寺开讲佛教经典《菩提道次第广论》、《时轮金刚灌顶法》等显密教义。他精心钻研宗喀巴大师的经学著作，著有《菩提道次第广论简释》、《双身喜金刚生圆次第》等经学著作。近年来他致力于研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管理寺庙和培养僧尼等重大问题，并在他的主寺扎什伦布寺亲自主持试点，总结出了一套很有价值的经验。在他倡导和亲自主持下，在北京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亲自担任院长，为培养政治上热爱祖国，宗教上有较高佛学造诣的佛教知识分子，开创了良好的范例。

班禅大师历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第二、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1963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班禅副委员长的一生，是为维护祖国统一而奋斗不息的一生，是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繁荣而辛勤操劳的一生，是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肝胆相照的一生，是为弘扬佛法、引导信教群众为人民谋福利的一生。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

第十世班禅大师永远活在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心中！

深切怀念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大师

阿沛·阿旺晋美

一九八九年元月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离开北京前往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主持第五世至第九世班禅遗体合葬灵塔祀殿班禅东陵札什南捷开光典礼。我还象往常一样前往机场送行。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与大师的诀别。元月二十八日大师遽然圆寂，噩耗传来不胜悲恸。与大师共事三十多年的友好情谊实难忘怀；大师的音容警欬宛然如在；大师一生爱国爱民的风范历历在目。特草此文，聊表深深的怀念之情。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俗名为贡布慈丹，一九三八年藏历土虎年正月初三诞生于青海省循化县温都乡一农户，封翁古公才坦，尊堂索南卓玛。一九四一年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认定贡布慈丹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取法名为班禅额尔德尼·洛桑赤列伦珠确吉坚赞，一九四九年六月经中国国民政府正式批准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同年八月十日在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班禅系转世灵童的寻访由扎什伦布寺负责。自从一七一三年清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之后，历世班禅转世还要经中央政府册封，这已成为定制。因此，西藏地方政府——噶厦

只是协助扎什伦布寺寻找班禅转世灵童。六世班禅巴丹益喜、七世班禅丹白尼玛是经乾隆皇帝批准；八世班禅丹白旺修是经金瓶掣签，由清咸丰皇帝批准的。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也是经过金瓶掣签，由清光绪皇帝批准；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由于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离开西藏到内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圆寂于青海玉树。噶厦政府不肯承认班禅堪布会议厅认定的十世班禅，并且另找了一个转世灵童还请到拉萨供奉。

一九五一年二月，我受十四世达赖喇嘛之命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前来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协商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我们于四月到达北京之后，班禅大师也到了北京。我向当时在西藏亚东的达赖喇嘛去电请示，建议西藏地方政府承认堪布会议厅认定、并由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批准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这时扎什伦布寺的代表也前往亚东拜见达赖喇嘛，我的建议得到采纳。于是，我就以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身份前去拜会班禅大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班禅大师。我是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中第一个接触十世班禅的人。记得在那年“五一”节那天，我和班禅大师在天安门城楼上共同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我们都感到十分荣幸。从此，开始了我和班禅大师的交往和友谊。

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仇视和对立，积怨很深，解放以前始终未能言归于好。庆幸的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共十七条，其中第五条写道：“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第六条写道：“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职权。”协议规定的解决办法合情合理，互谅互让，弃扬旧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完全符合西藏广大僧俗人民的愿望。一九五二年四月，班禅大师回到西藏，正

式行使扎什伦布寺寺主的权力。

一九五四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联袂来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那时也是人大代表。在京期间，毛主席指示：“要达到西藏内部的真正团结，必须以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的精神，来彻底处理未解决的问题。”对以上精神，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为首的全体人员一致同意。我和柳霞·土登塔巴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身份与班禅堪布会议厅代表詹东·计晋美、德化·次仁班觉具体协商处理噶厦与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关系。经友好协商，双方代表分别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报告了商谈情况，并与来京各级僧俗官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形成了《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和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并报请国务院（第七次国务会议）批准。这样，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到改善，达到了西藏民族内部的真正团结。过去，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统治者挑拨，造成了西藏民族内部长期的分裂和不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西藏人民才真正实现了内部团结。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应邀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 2500 周年纪念活动。当时在印度的“西藏福利会”阴谋策划达赖喇嘛留居印度，企图搞“西藏独立”。“西藏福利会”的人活动频繁。当时，我通过詹东·计晋美向班禅大师说明了情况；这些活动是地方政府内部的事，不是针对班禅大师的，切望大师消除疑虑。在印度期间，班禅大师强调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为中印文化交流便作出了贡献。一九五六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任主任委员，班禅大师任第一副主任委员，我是秘书长。这样，我和班禅大师开始有了工作上的联系。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上层中的反动统治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平息叛乱以后，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解散原地方政府，由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并任命班禅大师为自治区

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职务，我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从此，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班禅大师不仅关心西藏的工作，而且系念其他藏区人民的疾苦。一九六二年班禅大师在视察了西藏和川、青、滇藏区后，将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写了《西藏总的和具体情况以及以西藏为主的藏族地区的苦乐和今后的希望要求的报告》（简称《七万言上书》），曾征求我对这个报告草稿的意见。我看过草稿以后，向他建议最好用口头形式向中央领导汇报并言辞不要过激。一九六二年五月，班禅大师执意上书国务院。后来他竟因此受到批判，以至撤销了职务。当时我曾向张国华同志提出：班禅大师的问题不论怎么严重，不管需要多么严厉的批判，也千万不能撤销他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职务。并且希望张国华同志把我的意见报告中央。那时正是在“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影响下，班禅大师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错误的处理。特别是“文革”期间，他竟身陷囹圄。一九七四年三月，科威特国民议会议长哈立德·萨利赫·古奈姆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来我国访问。三月十日，周恩来总理会见古奈姆议长和夫人，我奉命作陪。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之前曾向我提出应设法让班禅大师出来工作。我听了当即表示非常赞同总理的意见，并表示愿意帮助班禅大师认错过关，尽早出来工作。可惜，当时“四人帮”当道，周总理的关怀和正确的意图未能实现，至今我仍感到十分遗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班禅大师的领导职务，我们互相协助，配合工作，友谊日深，共同为西藏的建设事业尽职。

一九八八年初，班禅大师第五次进藏为拉萨传召法会作准备。临行前我们相见时，我坦率地劝告他：此次进藏，无论碰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动气。在西藏，他圆满地处理了传召法会前需要处理的几个重大问题。他从西藏回到北京我们再次相见时，他告诉我：这次我听了您的意见，基本上做到了遇事冷静不动气，我听了非常高兴。